皇清經解

2-12
478
285

政 20 284

東京學藝大學

禮記補疏叙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披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

文那所錢有物

門號卷

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折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
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義農之後者知識
既啟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
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知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
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
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
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
大有爲而見其恭己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
禮器禮運大學中庸等篇得其端倪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
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一周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
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暑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
刪爲三卷皆少作第攷究訓故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
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
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七月焦
循書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六

學海堂

禮記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不好狎注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

循按賢者狎而敬之注云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然則此注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卽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乃惟其爲賢人斯可以習近爲敬若不問其人之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苟於敬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於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惠正義云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非注義矣夫附而近之至於習其所行所以敬之者至矣惟不問賢否遇人則附近習其所行斯則習所

不當習敬所不當敬也

立不中門〔注〕中門謂楹梁之中央

循按孔穎達謂門有一梁賈公彥謂門有二梁考玉藻既云君入門介拂梁大夫中楹與梁之間士介拂楹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楹與梁之間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梁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夾梁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梁之間近梁上介隨君後而當梁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楹梁之間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楹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梁之間大夫行楹梁之間非中門也鄭氏注聘

禮則王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楹梁之間楹與梁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梁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梁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聘禮注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與不相沿相發明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既拂梁則大夫不敢沿之亦拂梁以致踰其迹故中楹梁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即楹梁之間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且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非鄭氏義也孔氏王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即楹梁之間非是皇崔之說蓋以此注言楹梁之中央爲玉藻中楹與梁之間不知楹與梁之中央文相似而實

不同推鄭之意棖梌之中央謂兩棖兩梌之中央也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啓閉者爲屏梌則所以介此門者一門介而爲三必用二梌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即中於兩棖兩梌之中央曰中棖與梌之間則中於一棖一梌之間曰闑門左屏立於其中則居屏之中屏自棖而過梌當兩梌之中則屏中又異乎棖與梌之間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梌西闑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梌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庭矣

則必鄉長者所視注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循按不察謂目眊不明察上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老故目不明此長者即先生也

將適舍求毋固注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

循按下文聲必揚承上將上堂則求毋固必承將適舍將適舍尚未適舍何遽求主人物意與上不屬竊謂求入也主人固辭則可以不適矣若主人固辭吾固請或主人有他故不欲見客或主人以厭惡疏遠我固請適之戾矣玩下由上堂而及入戶此適舍以在門請謁時言也

長者不及毋儳言〔注〕儳猶暫也非類雜

循按廣雅儳疾也暫猝也謂不可猝然急疾言之也說文儳互不齊也儳互不齊即非類相雜詩小雅漸漸之石惟其卒矣漸漸即巉巉衆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爲卒即以其猝然也猝然銳出於衆中是非類雜出而儳互不齊也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以自高也非類雜三字與暫義相足

毋勦說〔注〕勦猶掣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

循按毛詩傳摻掣也廣雅摻操也剿取也釋名操鈔也說文鈔叉取也剿掣摻操取義同鄭以掣訓之又以取明之胡詮禮記傳云剿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依是則鈔乃易人之說蓋人說未終而我斷絕其說以爲我說曹氏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剿說鄭注云剿由掣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剿從刀而勦從力明矣說文刀部無剿有剿云剿絕也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剿絕其命今在甘誓正作勦然則毋剿說之剿即甘誓之勦公羊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鄭言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斷滅人之說以已之言纂之訓取訓絕義正相輔若謂襲人之言此乃雷同玩承上正爾容聽必恭是聽先生之言時事不待其言之

終截取以爲己言與聽其言而隨而附和之均非恭也此剿字爲廣雅剿取也之剿與勦民之訓勞者迥異曹氏辨之甚精勦之訓勞與取絕掺摯之義不相合若云以手攙持不免於勞轉爲俗矣

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循按釋文矧本又作哂說文笑不壞顏曰欰廣雅哂矧皆訓笑一切經音義云哂字書作矧或作欰引三蒼云哂小笑然則哂乃欰之假借笑不壞顏故爲小笑此注訓矧爲齒本申言大笑則見益讀矧爲齦之假借說文齦齒本也不以爲哂經稱笑不至矧則是微笑不大笑若矧爲哂之微笑是不至矧爲不微笑不微笑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慎物齊也

循按不讀神農黃帝之書不知針灸本草脈訣不可爲醫一醫字已詳審其能讀書知藥物矣然又必祖孫相傳乃不致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所爲慎物齊者如此不知醫而徒以三世固非慎徒以其讀神農素問之書而不三世亦非慎彼不能讀書不可爲醫而妄稱爲醫者早屏之不論不議又何問其三世否也潛邱劄記言元人葛恒齋嘗立說以爲醫當視時之盛衰爲損益劉守眞張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多加補益愚謂司天在泉素問詳矣而三元甲子以百八十年而周上元風木中元火土下元金水氣

化既殊治法亦異非三世不足以目驗知之

雞曰翰音注翰長聲也

循按說文翰天雞赤羽也又云鶾雉肥鶾音者也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蓋翰音之名本於鳴聲之長周之典禮專其名於雞雞不一種其雄而赤色高大而肥者應時仰首高鳴用此爲犧故以翰音名之以其用之於郊則稱天雞以其色赤則稱丹雞以其鳴聲之高則稱翰音實卽雞之雄而色赤者今人祀神必擇雄雞之紅色長尾高鳴者仍古之遺非別有異也

鹽曰鹹鹺注大鹹曰鹺今河東云

循按水經淶水注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鄔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潟曰沃鹽鹵池也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鹹鹺也

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濊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

循按說文濊漬也字與漸通廣雅染汙也濊汙猶云漸染也謂瘟疫相漸染今里俗稱牛豕之死爲瘟猶古之遺意也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鶩

循按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鶩也注所云說者指此蓋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用以相準故以此匹爲鶩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故擬之云此偶謂鶩謂兩鶩也非匹有鶩訓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以匹爲小孫宣公以爲必字之譌

是也注稱以匹爲鶩卽與匹謂鶩同意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也鄭注士相見云庶人之摯鶩此自用大宗伯非易曲禮之匹爲鶩也釋文直音匹爲木正義直云匹鶩也失注義

喪三年以爲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　則弗忘之矣〔注〕則之言曾

循按亡除去三字義相近此注除字解亡字除其喪之喪卽經文喪字經文喪字句三年以爲極句亡字句亡卽亡去其喪故云除其喪去已久遠四字解三年以爲極至於三年喪已極矣宜除去其喪下文作轉言喪雖亡而心則不忘正義以喪三年爲句以爲極亡爲句於辭未達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攝猶貸也

循按古訓代爲更訓貸爲假此時夫子使者未至而冉子以已物將之是假借而非更易故云猶貸也下云不誠謂假借則不誠實正義用代字意雖不遠而究非貸字義

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

循謂大笑見別微笑見齒未嘗見齒直不微笑也

以爲沽也〔注〕沽猶畧也

循按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注云沽猶麤也又大功布注云其鍛治之功麤沽之麤沽猶云姑且

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注〕衎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

循按衎古與侃通說文訓侃爲剛直衎爲喜貌爾雅訓衎爲

樂廣雅訓衎衎爲和於是論語侃侃如也孔注訓和樂貌是
通侃侃爲衎衎也漢書張敞衎衎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
燕會則論難衎衎此通衎衎爲侃侃也章懷注衎衎爲和樂非此衎爾
當通侃處小君喪但形其剛直而和樂之容不存與上大夫
言閒閒閒閒和悅而諍也和悅而諍是和悅與剛直相兼侃
侃則但剛直而已詩羔羊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
箋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
順心志定故可自得本之節儉正直是剛直
不是和樂此注以自得解衎爾形其本來之剛直無哀痛亦
無喜樂也
銘明旌也注神明之精

循按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釋名析
羽爲旌旌精也有精光也旌之義取於精故以精解旌
殷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言誰有強使女者
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
其毋以嘗巧者乎注毋無也於女家有病苦與止之
循按此注詳明正義亦了釋文出爾昌云古以字然則爾以
之以本作吕不得以之以本作已後以不得已作以故鄭明
之且云言誰有強使女者與此正摹寫豈不得已之口吻又
申言之云以與已字本同謂當時以已二字通用其云僭於
禮有似僭於禮承上公室視豐碑僭天子三家視桓楹僭諸
侯有似二字承上魯有初三字此雖僭禮而魯行之既久是

爲故事可以似續而行若作機巧則前未之有是可已止者
也豈有人強之而不得已止乎注意明白可見人之母指季
康之母其母注明訓爲無母之爲無猶以之爲已其無
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猶云其無以嘗巧則病者乎中複者
乎二字乃屬文之法無可疑者自刻本母母兩字或有譌誤
萬氏充宗遂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是不
讀以爲已而改母爲母無論非注義而古人屬文頓挫曲折
之妙盡失說者或又讀則豈不得爲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作一句謂以人之母嘗巧指般言般以人之母嘗試其巧則
得矣謂以其母以嘗巧指康子言康子以母嘗巧則病矣若
然宜云以母嘗人之巧則病者乎今曰以其母非向康子矣

公肩假呼般之名又稱之曰爾爾字一氣貫注噫字注疏句
讀甚精無容疑貳以已同字余於詩箋詳之

請庚之注庚償也

循按庚同更更代也庚亦同賡此歌彼和謂之賡彼有而我
犯之如彼與我我因而償之一往一來更番相代之義也

貿貿然來注貿貿目不明之貌

循按孟子則眸子眊焉趙岐注云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廣
雅蒙蒙冥冥昧昧暗也眊貿蒙昧冥一聲之轉

祭用數之仂注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循按易繫辭傳云歸奇于扐以象閏虞仲翔云扐所揲之餘
說文無仂而有扐以易筮之扐解之仂即扐也不曰數之餘

經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他經用則量入爲出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然則除祭之外皆因豐耗爲奢儉也喪三年不祭卽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仂此雖平述典故而重祭之義於一仂字見之而曰暴曰浩不奢不儉與上文量入爲出下文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互相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實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古人雖平敘之文必有精意焉注謂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氏慤禮記解義以數之仂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卽爲所蓄以備凶荒者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

而曰數之扐正取揲筮之義易筮以四揲之所餘者謂之扐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之一一年餘三分之一則一年所用爲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揲之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爲祭用如先有扐數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扐數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扐以明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爲田萬二千五百畝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萬以二萬爲所蓄以六萬爲一歲經用則無扐惟先扐一分以爲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爲扐餘七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卽以此一萬七千五百斛爲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爲一歲

祭先脾〔注〕春爲陽仲於藏直脾脾爲尊　祭先肺〔注〕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　祭先心〔注〕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　祭先肝〔注〕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肝爲尊也　祭先腎〔注〕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

循按天官疾醫注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温腎氣寒賈氏疏云並據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心在肺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脾於藏值春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此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古尚書說合許愼異義用以明月令正不殊於鄭乃鄭駁之者謂木火土金水有位與氣之分以上下左右中之位言之則脾春肺夏心中肝秋腎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氣言之則肝木心火

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乎惟仂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此仂譬如僅有穀一萬斛即用以爲祭之用而是年經用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

循按呂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稽從旨聲此云有旨即呂刑之有稽博士撰王制時尚無古文蓋本今文也證法一德不解曰簡一則不貳不貳則誠矣故呂刑簡孚並言簡孚有衆屬上其審克之謂五刑五罰宜審克之以誠孚於有衆惟貌說文作惟緇史記作惟訊宜依史記惟訊時其有旨而無簡者不聽訊與聽一字呼應有稽屬下與王制句法合

脾土肺金腎水月令以位言不以氣言然疾醫注明以氣言
則温木熱火凉金寒水五氣亦本五方言之許氏以五行之
氣言之亦未可駁耳特與素問醫病之法所配有不同也淮
南子精神訓云萬物背陰而抱陽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
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高誘注云肺家朱
雀朱雀火也腎象龜龜水也肝金也又云膽爲雲肺爲氣肝
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高誘注
云膽金也肺火也肝木也腎水也心土也淮南所配不以五
行高氏強配之非淮南本旨然肺火腎水心土肝金正同月
令而肝膽並言則又以膽爲金以肝爲木雜以素問醫病所
用矣高氏注呂氏十二紀及時訓並存兩說以肝木脾土

爲用其所勝肝金脾木爲自用其藏而以自用其藏爲後一
說然春木勝脾土夏火勝肺金秋金勝肝木爲用所勝固然
矣而中央土何以勝心火至冬水宜勝心火而反用腎水何
以通乎故月令之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不可用以醫病
而以素問之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解月令亦不可矣許愼用
古尚書說說月令以鄭注疾醫五氣通之未之有異也
命田舍東郊〔注〕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
循按尚書正義云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二篇
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
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
宅嵎夷爲宅嵎鐵近閒徵君百詩王光祿西沚皆以宅嵎夷

爲夏侯等書所作而古文作嵎鐵金壇段大令若膺據索隱
謂古文作嵎夷今文作嵎鐵斥閻爲誤乃此注明作宅嵎夷
而題曰今尙書正義謂今尙書夏侯歐陽等所傳者然則嵎
夷爲夏侯等書鄭氏自言之矣孔穎達在小司馬前且索隱
自言禹貢之嵎夷耳表出之以俟參考

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

循按林氏起龍云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誠恐胔骼穢惡
之氣隨天地之氣升降混合爲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預
補造化天無功也文人解爲澤及枯骨失其旨矣詎春月當
澤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當澤及哉林氏自論疫病
與鄭注相脗合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
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
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
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
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
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
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强陰出害人
也

循按正義云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
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日爲陰氣非也淮南子天文

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
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董子陰陽出入上
下篇云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
方來東至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
去陰適右陽適左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
南還入於戌至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陰
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
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
還陽北還入於申陰北還出於辰至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
在正東謂之秋分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大鄭氏所云陽
氣左行陰氣右行者此也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注云申
之氣乘之也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注云未之氣乘之也
六月宿值鬼鬼爲天尸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注云酉之氣
乘之也大陵之氣來爲害也未申酉戌亥皆陰而未申酉又
爲鬼畢昴所屬大陵天尸之氣所佚故尤主疫素問岐伯引
太始天元冊文云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二十八宿角亢
爲辰氐房心爲卯胃昴畢爲酉觜參爲申素天爲乙庚乙在
卯辰之間故經亢氐庚在酉申之間故經昴畢益古以昴屬
酉畢屬申也大陵積尸在昴畢即在申酉故乘酉之氣乘申
之氣皆有疫陰主靜必承陽而動春夏秋三時陰居無用之
地不能自出惟冬月陰氣當權然在亥月子月陰氣在丑子
其位陽不敢自強惟冬至後陽左行於丑陰右行於亥亥地

純陰而季冬之月陰乘權於此在丑之微陽不足以制故命有司大難且旁磔出土牛以送之送者送之速入於戌也蓋陰至戌則陽出寅陽當令而陰氣無權也故注云强陰出宫入陰氣之强莫强於十二月況又有虛危之氣助之也孟春陰氣右行至戌仲春陰氣右行至酉戌酉當春爲無用空虛之地酉雖昴分無以動之積尸之氣不能自伏惟季春陽左行至辰陰右行至申申爲畢分而大陵積尸尚在其間適日於季春之申行於昴而由昴至畢大陵積尸之氣乘日之餘威而伏出於是陰氣之自酉至申者亦動厲鬼陰氣也遂亦隨而出故當季春難此在申之陰氣也孟夏陰行至未仲夏陰陽合於午季夏陰行至巳孟秋陰行至辰仲秋陰行至卯亦皆無用之地乃陰右行於卯陽則左行至酉而昴中大陵積尸之氣轉乘陽氣而動陰氣之在卯遂亦相應而出故此時難陽氣以達秋氣蓋陰氣因陽氣行於酉而厲難止陽氣使陰氣失其所恃則陰自伏於卯而秋氣自達於酉不致鬱而爲厲也自此以後陽氣日損不足爲陰附陰雖强不能自動故陽自酉歷戌亥至子陰自卯歷寅丑至子皆無用其難矣季冬陽行丑季春陽行辰而陰氣乘日之所在黨合跋扈以鬱遏陽氣之行故直難止陰氣以達陽氣仲秋陰氣附陽氣以行其厲故轉難止陽氣以平陰氣此難陰難陽之義也日在昴畢虛危陽行至酉皆爲陰氣所乘而聖人得而消息之若孟春行秋令而申氣乘之季春行夏令而未氣乘之仲

夏行秋令而酉氣乘之則陰氣隨政令之戾以動是氣之不正人得而治之氣之正人得而擾之矣正義以日行歷昴爲陰氣右行日爲太陽之精而指爲陰氣不亦怪乎

國有大恐注以水訛相驚

循按孟春行夏令國時有恐注云巳之氣乘之也以火訛相驚此季春行冬令國有大恐注云丑之氣乘之也以水訛相驚二注相例蓋以三合言也巳酉丑皆金言之又屬金孟春爲寅寅火也季春爲辰辰水也以金乘火故爲火訛以金乘水故爲水訛

半夏生注半夏藥草

循按本草圖經云半夏二月生苗五月八月內採根一云五月採者虛小八月採者實大然則生指根生今驗半夏苗誠生於春仲夏生者根也藥亦用其根不用其苗

不可以羸注羸猶解也

循按釋文解古賣反則讀如毛詩夙夜匪解之解謂不可懈忘也羸通羸羸通累問喪身病體羸注云羸疲也玉藻喪容纍纍注云纍纍羸憊貌疲憊俱懈怠之意荀子富國篇云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累解卽羸解謂調和其解緩使之急疾也解緩與急疾相反故調和之楊倞引或說解爲嬰累解釋非也

其臭朽注氣若有若無爲朽

循按淮南子時則訓作其臭腐故釋文引說文字林云歹腐

也死或爲朽字乃高誘注呂氏春秋其臭朽云氣之若有若無者爲朽也與鄭此注同蓋讀朽爲栲元栲虛也水空虛臭亦空虛正義謂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非鄭義也列子周穆王篇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張湛注引月令其臭朽與香作反對正謂腐穢之氣淮南蓋本諸列子以朽作腐與月令遂異列子仲尼篇又云鼻將窒先覺焦朽此朽則正若有若無之朽焦朽之臭微鼻覺之猶目之視秋豪耳之聽蚋蚋飛若爲腐死則臭之遠覺者矣此朽字張湛注云微而難別卽若有若無之謂也

水澤腹堅〔注〕腹厚也

循按腹厚釋詁文釋文腹本又作複呂氏春秋作復高誘云復或作腹釋名腹複也川壅爲澤水氷堅厚壅而不流故云水澤正義不明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六終　嘉應葉蚌舊校　南海桂文炬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七　學海堂

禮記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　著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方衣黑兵未聞也

循按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劍北方旗物尙黑兵尙脅盾與正義引隱義異

則磬于旬人〔注〕縣縊殺之曰磬

循按方氏慤禮記解義云縣之如磬是也爾雅釋蟲蜆縊女詩倪天之妹傳云倪磬也倪猶蜆倪訓磬而蜆爲縊女是磬爲縣縊之名

女有歸注皆得艮奧之家

循按艮家奧温飽之家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注廣雅云奧藏也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南陽有人治生奧博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則當爲明

循按上言所明所養所事此言則君養君事君故鄭改則爲明以就上陳氏澔禮記集說改明爲則以就下其實兩不必改古人之文多參差不相應

和而後月生焉注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

循按和卽合也謂合朔也日與月合朔而後月生明日爲陽氣天之所秉月爲陰氣地之所秉日月合則陰陽之氣合故云此氣和此者指上所云天持陽氣地持陰氣也正義謂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非也

不靡蚤注靡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日靡

循按靡釋文作糜云本又作麾毀皮反齊人謂快爲麾說文快喜也鄭讀麾爲快而云齊人所善謂喜之也麾字卽易撝謙之撝鄭氏注易讀撝爲宣方言云逞苦了快也郭璞注云今江東人呼快爲愷相緣反一切經音義云宣古文愷同快既呼爲愷則讀麾爲快與讀撝爲宣同也

君子達禮禮焉注達猶皆也

循按達之訓通通之義同於共故與皆近

鄉人禓注禓強鬼也

循按說文禓道上祭無強鬼之訓鄭蓋讀若殤楚辭有國殤篇云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王逸注云言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凡夭折曰殤昭十七年左傳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注云強死不病也二十以下凶短折而死爲殤雖二十以上不由病死而死於殺害者與短折同其爲國死者爲國殤其匹夫匹婦不由國死亦殤也惟其強死故爲強鬼猶國殤之爲鬼雄強死之鬼爲殤與惡死之鬼爲厲其義一也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蓋始死之家望其魂強能返故以巫降之近里俗有回殃之禮即此下禓誤禓爲殃也

天子樹瓜華注華果蓏也

循按爾雅華荂也又云芙蕖其實荂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云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以華訓實與鄭以華訓果蓏同

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

循按孟子梁惠王上放辟邪侈後孫宜公音義云丁作移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韓非子解老云多費謂之侈年不順成則謹民財謹民財者欲其儉也順成之方其蓄乃通對上謹民財而言則謂不妨多費

故曰移民移民者侈民也漢書富者奢侈溢羨之義正與侈同故注云移之言羨也表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汜溢儀禮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侈者益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以益釋侈益猶溢也天官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髢衣移袂此水汜移之移即侈袂之侈侈之爲益猶侈之爲羨也羨訓爲餘爲溢正義云醉飽酒食使民歆羨失之遠矣鄭引豐年之詩以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所謂順成之方也因年豐而羨畀祖妣以洽百禮即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之意也鄭益謂祖妣之外洽及百禮百禮爲一切衆禮則以秋冬之報所謂使之必報之也祖妣雖不豐年亦必羨畀惟年歲順成斯不獨羨畀祖妣且通祀八蜡祀祖之餘又通於蜡故爲羨爲益此引詩之義也孔穎達但解爲酒醴進與祖妣謂羨嘗於廟之祭而不解以洽百禮則鄭氏引詩之意亦失之矣

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循按少儀車不雕幾注云幾附纏爲沂鄂也春官典瑞琢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琢有沂鄂起沂幾幾三字通淮南子俶眞訓四達無境通子無沂高誘注云沂垠字也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沂或从斤漢書揚雄甘泉賦紛被麗其無鄂注云鄂垠也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望寒門之絶垠兮注引廣雅云垠鄂也鄂卽鄂明帝紀十二年乙酉詔云莫測圻岸注

云圻堮也堮亦鄂然則鄂與圻義相盪圻鄂者界限之謂也

凡器物邊界或用雕刻或用丹漆如衣之有緣周帀於四圍

故云附纏今木工造几案起邊線或細鏤文采以爲之邊圻

鄂之遺制也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鍔注引淮南子曰出

於無垠鍔之門許愼曰垠鍔端崖也無垠鍔卽是無圻圄之

界猶器之邊矣

管遰注管筆驅也遰刀鞞也

循按說文驅弓弩弦所居也借弓弩之驅明筆之有管廣

雅鞞鞛刀削也易大有明辨晳也釋文鄭本作遰云讀如明

星晳晳遰之爲晳猶遰之爲斷也

笄總注笄今簪也

循按士喪禮以尊弁服簪於衣注云簪連也易朋合簪虞

翻作哉哉卽櫛櫛卽櫛荀子箴賦云簪以爲父喪大記君裏

棺用雜金鑽大夫用牛角鑽注云鑽所以琢著裏疏云鑽釘

也鑽與簪同古人所謂簪益所以釘物大言之同於椯小言

之同於箴故合簪可通作哉而賦箴可擬諸簪也漢時始名

笄爲簪故云今也

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注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

有之

循按注不詳纊袠之義正義引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

爲縏囊又云明爲四物而施矣是以箴管線纊爲四物皆貯

於縏袠之中荀子箴賦云管以爲母楊倞注云管所以盛箴

故曰爲母婦人箴貯管中猶男子筆彄管中既有管不必有
囊矣施縈袠專承線纊說文線作綫縷纊同絖絮也是爲兩
物袠同帙書衣也古人書用竹策有以包裹之爲帙線可施
以小囊綿絮宜用包裹編謂縈以貯線袠以裹纊管以受箴
正義未然

兔薨注兔新生者

循按國語句踐嘗曰將免者以告韋昭注云免乳也說文人
及鳥生子曰乳生子爲免因而子初生亦曰免大戴記公符
篇推遠稚免之幼志注云免猶弱也劉昭後漢志注引博物
記孝昭帝冠辭曰推遠沖孺之幼志然則沖孺同於稚免蓋
苣粉榆新生者爲免猶蒲之始生者爲蒻蒻之爲弱猶娩之
爲免說文娩免子也字林䲹免子也娩之爲䲹猶免之爲孺矣

濡魚卵醬注卵讀鯤鯤魚子或作臡也

循按說文卵部云卵凡物無乳者卵生不言其聲唐元度九
經字樣以丱爲說文古卵字說文糸部云弱从糸省丩聲又
門部云闢从門丩聲由闢之音以推卵則卵與臡同聲故詩
甫田總角丱兮與孌字爲韻毛傳以幼稺訓之正取卵之義
蓋卵爲無乳而生之統名鯤爲魚子之專名音同相通故卵
讀爲鯤

蜩注蜩蟬也

循按荀子致士篇云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楊
倞注云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

范注范蜂也

循按郭璞爾雅注云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卽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蟦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本草蜂子味甘平圖經云嶺表錄異載宜欲人取蜂子一房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爲方物翅足已成則不堪用今宣城蜂子掘地取之似土蜂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

循按周禮內饗作馬黑脊而般臂螻鄭司農云螻螻蛄臭也此注本之讀漏爲螻乃周禮釋文引干寶螻音漏內病也蓋康成以漏爲螻今升以螻爲漏列子周穆王篇云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張湛取鄭注云螻蛄臭也螻蛄蟲卽今之土狗一名杜狗方言螻蛄不聞其臭惡螻從婁說文婁空也釋名樓言牖戶諸射孔婁婁然也婁爲孔與漏義正同方言螃蟧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蠹食物成孔而與螻之名通則螻之名螻亦取其能穴物成孔耳呂氏春秋愼小篇云巨防空螻而漂邑殺人注云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漏穿決至於漂沒閭邑溺殺人民也此螻卽漏字空螻卽孔漏也高誘解爲孔穴容螻蛄尚非是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此螻直卽是蠹孔戶樞動搖故不生蠹蟲致成孔穴

若取義於臭則馬肉可云螻蛄臭隄防戶樞不可通矣此干氏內病之訓勝於司農謂內病成孔婁婁然也賈公彥謂內則螻爲漏脫字於義無所取不知周禮之螻正用漏義爲漏孔非爲漏脫增漏爲脫則非義矣

必脇〔注〕脇脊側肉也

循按釋文脇音每徐亡代反夾脊肉易咸九五咸其脢虞翻云脢夾脊肉也說文同王肅又音灰廣雅云胏謂之脢廣韻脢脊側之肉重文脇

同上

接以大牢〔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循按正義云補虛強氣宜速以速解捷字也乃注以捷爲勝

補虛強氣卽所爲勝不以捷爲速也

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

循按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廣雅釋器衣隱也

君羔幦虎犆〔注〕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循按犆字與特同於義無取故讀如直方言祖飾謂之直衿漢書廣川王傳爲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幦之緣似直衿直領故云直謂緣也幦形方其緣直而不曲取直道而行之直用其讀亦用其義也郊特牲云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犆首特達宜作犆幦直行宜作直

連用湯〔注〕連猶釋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注云連讀腐爛之爛連

之爲爛猶漣之爲蘭也釋文漣力旦反正讀作爛爛爲腐熟之義上文出杆履蒯席注云杆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漣字承上履蒯席謂足在杆中洗出向蒯席之上摩莎使垢腐爛皴起然後用湯滌去此腐起之垢葢先用湯漬足次以足踐於蒯席上摩莎使垢腐爛又用湯然後在蒲席上又加摩莎使水氣與垢迹悉去也鄭以爲猶釋者釋卽澤也史記武帝本紀先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曲禮共飯不澤手注云謂汙生不潔也澤謂揉莎也澤或爲擇以手揉莎則手掌垢腐起故汙手不潔猶足揉莎席上垢起也詩與子同澤箋云襗褻衣近汙垢亦以近汙垢則與膚相摩汙垢沾於衣故衣卽名澤也生民釋之溲溲淅米以手摩莎去其糠垢使米精潔猶摩莎手足去垢故云釋之也正義解洗用湯云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旣以漣爲爛矣又以釋爲釋去垢於義未明而解共飯不澤手云澤謂光澤也注明曰汙生謂揉莎則汙垢生若臨食使光澤則不汙矣於義亦未明也

縞冠素紕〔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　而素帶終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循按覲禮侯氏裨冕之爲言裨也此讀辟爲裨讀紕爲埤與覲禮注互相發明於衣上益以緣邊故取義於益埤之埤說文紕氏人織也於緣邊之義不合故讀若埤素紕乃素埤之假借謂縞冠以素埤益之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閾門限
循按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閫右不踐閾正義云出入不
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此最
可疑無論宮門之尊卽士庶之家出入者寧有踐於閾上之
事公門高其閾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
不絜耶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
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轍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
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車
行則閾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入行何至不
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此記文鄭以不履閾屬賓
入不中門貫下注云辟尊者所從則不獨中門爲尊者所從
而此閾亦尊者所從蓋閾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
於兩扉而不設閫啟兩扉則除去門限而設兩閫設兩閫則
門分爲三其兩閫之間爲中門閫東閫西爲入臣出入所由則
不設閾兩閫間則設閾蓋兩閫卽連於閾上惟不入中門故
不履閾此中門之閾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
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履此閾卽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閾
故下卄言云公事自閫西私事自閫東閫東閫西無閾則由
之兩閫之間有閾則不敢踐所爲辟尊者之所從也惟有閾
而兩閫居其兩端乃有一定尺寸而閫依閾以固若無此閾
無論一閫兩閫將何所附正義謂中央豎短木作何豎法邪
揆之蓋門限高必除去閾低不妨於出入云履云踐謂度越

之非蹴其上也雖無明文可以虛會士冠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閾西閾外門中閾西卽兩閾間之東也此處有閾則閾外無閾也聘禮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記云儐者立于閾外以相拜亦閾在門中之證閾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爲門中之閾西非門西之閾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閾右不踐閾可得而明不踐閾所以由閾右由閾右所以不踐閾閾右卽閾西也由閾右則不踐閾由門中之閾西則必踐閾矣此注明連貫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八字而云辟尊者所從正義不知門有兩閾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

而手足毋移〔注〕移之言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且正

循按說文迤衺行也夏書曰東迤北會于匯禹貢釋文迤以

爾反馬云靡也考工記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注云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弓人蕚柔不迤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然則迤靡移三字義同摩迤盤言之耳靡迤移皆衺行故申言毋移欲其直且正正義云移謂靡迤搖動也增出搖動非注義

迤搖動也〔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

循按釋文豚本又作豘大本反徐徒困反與遯音同豚卽遯字也易中孚豚魚釋文黃作遯遯卽遁遁與循俱從盾相通

故讀豚爲循說文循順行也兩足遞互而行各分左右不相
遵順惟行於狹迮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必相接左足之踵
接右足之趾則動右足旋於左足之前以踵接左足之趾又
動左足旋於右足之前以踵接右足之趾左右分步足自直
前惟由後而前踵趾相接必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
循也足趾離地而踵則曳地不舉於是衰之下齊袘曳於地
如水之流葢手執圭不能攝齊鞠躬而齊曳於地故其行如
是鄭氏引論語執圭如有循明不執圭兩手攝齊則不如是
行也方慤謂豚性善散圈之則聚陸佃謂豚行俯首宋人不
識聲音訓詁之學望文生意說愈新而愈戾釋文明作豚以
爲豚豕失之遠矣正義云豚循也見衛湜集說汲古閣刻作

豚豬也誤正義矣

雕篹注篹籩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

循按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爾雅竹豆
謂之籩豆中央有直者籩當亦然所謂飾其直者此也管子
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葢豆中央
之校有似於柄故正義解鄭注飾其直爲彫鏤其柄喪大記
食於篹者盥注云篹竹筥也釋文篹本又作匴士冠禮爵弁
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云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匴爲
篹箱筥則無中央之直者而置冠之器同於籩屬之篹葢冠
置槀上槀上潤中亦有柄其狀近籩故其名同爵弁皮弁各
一篹各用一冠槀舉之也篹與纂通纂卽蔟字束茅表位曰

藐亦作藐束茅而立之其狀正同籧中之直然則篹即籧中直柄之名撮而持之使高故所以立而持冠者亦以篹名之殷以棋注棋之言枳棋也

循按說文敳橑敳也徐鍇云橑敳不伸之意此枳棋即橑敳也荀子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即棋也宋王風賦枳句來巢枳句即橑敳言樹木曲橈者鳥巢其上與下句空穴爲對李善以爲枳樹多句非也詩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毛傳云枸枳枸楰鼠梓此以鼠梓與枳枸並舉是爲木名如陸璣所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本草所列枳棋是也此自木名正義言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然棋自爲曲義枳棋橑敳自爲不伸殷俎之棋謂殷俎之足曲耳樹之名枳枸亦取義於橑敳非殷俎取義於枳枸樹也正義迂矣詩正義又引宋玉枳枸來巢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宋玉泛指多曲之木非必謂枳枸矣此正義引陸璣草木疏云棋曲來巢考齊民要術詩正義藝文類聚所引陸疏均無此語或亦引宋玉賦誤爲陸疏與宋玉賦之枳句可引以證此棋字陸疏引以證詩之枸則非也

干祿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

循按詩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廣雅澗間也說文間隙也隙壁際孔也孔即空故干猶空所且先者五注且先言未遑餘事

循按說文且薦也謂薦之於先以爲根本注用未遑二字似

解且爲聊且玩下云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則先此五者非聊且之謂

絕族無遺服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

循按釋文遺本或作施同以豉反遺猶旁也此移字卽手足毋移之移謂邪迤也前云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自祖禰以及子孫直行者也由昆弟以及族昆弟之子邪行至此則無服故云無遺服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岐注云施者邪施而行故移或作施不疑在躬注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循按正義云既問主人之道藝則已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衛湜集說遂以此句連屬上文乃鄭注則自爲章句耳服行所不知謂異常也身自處於妄欲人之信已難矣

執箕膺擣注擣舌也

循按曲禮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擣釋文擣作叶今管子弟子職作膺揲士冠禮加柶覆之面葉注云葉柶大端古文葉爲擣士昏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注亦云古文葉作擣柶匕也士昏禮下云面枋枋爲柄則葉爲扱醴處故云大端其形如葉亦如舌然古名葉而通作擣擣亦此義也說文擣刮也擣之爲舌猶擣之爲刮矣

不豕狎注妄相服習終或爭訟

循按正義云豕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言因狎

而致訟也以旁訓妄非也此與不好狎注互相發明服習爲狎狎乃敬人何以致訟致訟之由在於旁狎旁之言溥也旁之言廣也於此人吾服習之於彼人吾又服習之原非心悅誠服第隨聲氣以爲依緣故爲妄相服習門戶之見嫉妒生焉故終或爭訟旁狎卽好狎也正義說未是

枕几類杖注類警枕也

循按藝文類聚引蔡邕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象象物示有其形晉人降鑒居安聞傾說文傾仄也類從頃與傾同聲警枕之名傾猶香之歌者名頃筐也承上枕几而言臥之所憑爲几坐而欹臥者則類類之爲器益擁於後坐久倦忘欹倚於上取義於傾仄故名類類倚一聲之轉其背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依首有所承卽名倚乃類之遺制亦類之遺稱也玩蔡銘稱應龍蟠蟄益擁於後作箕形如龍之蟠繞有翼者爲應龍可見兩翼張於左右近世倚背圈裹而前正是其象高年之人久坐則倦須有類以安之故云安居聞傾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圓枕警睡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得悟名曰警枕此名同於古而制取於曹與蔡邕所銘者大殊古取其安此取其不安義亦別矣

釋文類京傾反警枕也又坰迥反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鄭注以類爲警枕者所以別下文經文郤刃授類之類則以爲兩類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類其旁下從火音京

頜反以授穎之穎其忘矧下從禾者役頂反則字異而音亦異
然則岳氏所見釋文作頴與正義本不同然穎義取傾形卽
同於頃筐張端義貫耳集或從禾或從火皆傾之假借也穎
校椅拷栳狀
通爲隱孟子隱几而卧趙岐謂隱倚其几警則穎隱聲之譌
耳李尤讀書枕銘云聽政理事忘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與
居此云傾倚亦以枕名益卽穎類也
刀郤刀授穎削授拊注穎環也拊謂把
循按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史記平原君列傳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
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未謂錐之
鋒則穎謂錐之本郤刀授穎謂郤末授本其本曰環故穎卽
環也今人於錐本亦作環釋文削音笑考工記鬳之削釋文
削如字李思約思詔二反思詔卽音笑也又築氏執下齊注
大刀削殺矢鑒燧也釋文削如字李音笑築氏爲削注云今
之書刀說文削鞞也鞞刀室也此削授拊乃書刀故有把鞞
文音笑用李軌周禮音也
會同主訒注訒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循按說文訒大言也汎以爲大言恐涉於夸詐故以敏而有
勇明之又舉國佐明國佐舉四王五霸以折晉人是大言也
晉人欲蕭同叔子爲質盡東其畝破之以禮德是敏請者城
借一而不屈是有勇國佐言而魯衞懼晉人遂平故會同主
之禮器德發揚訒萬物注云訒猶普也徧也普徧亦大義

數噍毋爲口容注口容弄口也前運匆澤叙首注云運
循按曲禮毋剌齒注云爲其弄口也謂手弄其口也
澤謂玩弄也澤爲捼莎然則弄口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絕也
循按下折九箇注云折斷分之也廣雅絕斷也此注讀提爲
折故云猶絕也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注引詩云好人提提
以提提明折折是提卽折也說文哲知也本草知母一名蜘
母范子作提母然則提與知通提之爲折猶知之爲哲也又
說文揳契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揳三神之歡應劭曰揳絕也
揳訓絕卽提之訓絕亦其證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七終　嘉應葉　銓舊校
南海桂文炤桂文燦新校
乙庚申補刊

禮記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海堂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觀者示也當其可因有所示不所以能使之悱悱若徒弗語而無所示抑有所示而不當其可則何從而悱憤乎正義以時觀爲教者時時觀之解說未明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

循按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漢書藝文志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韓非子難篇云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呂氏春秋重言篇云荆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讒高誘注云讒謬言下載成公賈之讒云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史記楚世家亦載此事爲伍舉曰願有進隱裴駰集解云隱謂隱藏其意時楚莊拒諫而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與詩人比興正同故學詩必先學隱也其後淳于髡鍾離春東方朔皆善隱淳于髡事與成公賈同　司馬遷以爲滑稽蓋未識古人之學矣

強而弗抑〔注〕抑猶推也

循按正義云謂師徵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此於強抑二字說之不明強謂勉也推謂摧排之也勉其所未知未能其有所知有所能不擠排之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則從而抑之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

循按從容有二義其一楚辭懷沙孰知余之從容王逸云從容舉動也是也其一詩都人士序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是也二義皆不煩讀從如春正義云春謂擊也以爲聲

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以春爲一容此以春容二字分說其義穿鑿無聊殊非鄭義試仍於注求之則注明以重撞擊三字解春容二字下又申言之謂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復問與重撞擊正相應復亦重也凡撞鐘其聲悠長不即盡今待問者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亦不即盡說之待其意有所進而復問乃以前未盡之說極說以盡之如始撞鐘之一聲悠長未遽盡待重撞一聲此聲合前未盡之聲極成其盛而後盡之注義明白可按然則重撞擊三字擊字解撞字重字解春容二字待其春容即待其重撞春容者重字之緩聲從容不能翻重字故必讀從爲春容之爲重猶終葵之爲錐之焉之爲旃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即待其重然後盡其聲也容訓爲貌說文即由貌之訓而盛呼之爲從容則訓舉動由寬之訓而盛呼之爲從容則訓寬裕二義皆由容字引申之春容則由春字引申爲重引左傳取其聲不取其義正義以春爲擊失之遠矣其解然後盡其聲言善荅者以待其一問然後一荅乃後盡說義理則是不待復問即是不待重撞擊與注全然反背可謂之楚而北行矣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循按耳之於聲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皆性也禽獸不能審聲故知聲而不知音衆庶能審音故知音而不如君子之知樂衆庶不知樂不能自平好惡君子知樂則制禮樂以教民平好惡惟衆庶能審聲即能變化於禮樂刑政所爲

同民而出治道者以衆庶之能審也若禽獸全不能審故犬馬之性與人殊而非禮樂政刑所能教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注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生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注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循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人欲即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有已之欲而不通乎人之欲是爲窮人欲窮人欲猶云不通人情聖人通天下之志正賴以已之欲不欲絜矩乎人之欲不欲所謂反躬也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具於中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乃有好惡有好惡乃有欲有欲乃能反躬故人之性善反躬則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從心所欲

不踰矩也不反躬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也好惡生於欲欲本於性故云性之欲理者分也人各有性即人各有欲是天所分畀諸人而不私於一人者也故通其欲而欲不窮合其理而理不滅聖人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斯不肯絕欲夫不能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固人欲窮絕已之欲而不計人之欲亦人欲窮人之欲即天所分之理故欲窮則理滅也窮之言絕也弱爲強脅寡爲衆暴愚爲知詐怯爲勇苦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人之欲絕矣方以類聚〔注〕方謂行蟲也

循按下文樂行而民鄉方注云方猶道也射義注云道猶行也是方有行義與物對言此爲物之行者故云行蟲也

感條暢之氣〔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循按感爲撼之省廣雅撼動也說文作撼搖也

德者性之端也

循按性之端猶孟子言仁之端義之端端首也性不可見而見端於德正義云端正非是

石聲磬〔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

循按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釋文磬口挺反一音口定反磬口定反磬磬古亦通用磬磬即論語子擊磬之硜硜也

致右憲左〔注〕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軒聲之誤也

循按以至明致至即輊也故憲爲軒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讀如不子之子

循按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正義引鄭注丕讀曰不又云愛子孫曰子此不子蓋指是虞書作予弗子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爲赴赴猶進也

循按上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反與進對此不言進言報報無進義故讀爲赴赴猶進也哀則哀多益寡之哀哀聚也鄭氏注易作捋捋取也釋名取趣也趣卽趨趨卽騶騶亦與聚通少儀毋投與毋報往注云報讀爲赴赴疾之赴投報皆疾也喪服小紀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說文赴趨也从仆仆从卜聲與褒聲近趨爲疾行故赴義爲疾疾行亦進也故哀有進義讀報爲褒猶讀報爲赴也其實報者復也復與反對進與退對前言進此言報明進卽是報卽明反卽是退古人互相發明之妙正不必讀報爲褒乃爲猶進矣

丙子以鞠衣褒衣素沙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如今袍襹重緝矣

循按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袿圭也襹緣也青絳爲之緣也謂有袿之袍下有緣裏用重緝以重緝明袍之有裏襹兼言之耳釋文襹士眷反與緣音近下纁裳襹釋文云裳字又作紃而占反裳下襹也正義云裳下緣襹也

繭衣裳注繭衣裳者若今之大襜也

循按釋名襭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荆州謂禪衣曰布襭亦曰襜褕言其襜襜褕宏裕也正義云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也衣裳相連本大襭言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注）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

循按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或曰嬰娓嬰是也言是人也娓其嘔聲也故因以名之也嬰娓卽鷖彌卽小兒啼聲蠹言之爲嬰娓爲鷖彌謂嬰爲是非也此記嬰兒但作小兒解非卽以嬰爲失母之啼聲鄭以鷖彌解小兒所以名嬰之義以其啼聲故其啼號二字自解何常聲句非仍指嬰字也嗌嬰之本訓爲頸飾說文無涉於小兒其得名嬰猶鷖彌也玉篇引蒼頡篇云女曰嬰男曰兒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循按說文辟法也其訓邪者則讀爲僻此注居惡人之中解其所與遊四字使之犯法解辟字鄭自訓辟爲法惡人之義包寓所字中不解辟爲邪也正義云所與交遊是辟邪之人故犯法爲盜是一辟字兼邪法兩義矣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注）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

循按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集

解云危棟上也索隱云禮云中屋履危盍升屋以避兵也棟上爲屋脊其處最高故名危屋脊故可騎上平則可履矣元人熊朋來經說謂大記言東霤注云危棟上也竟以危棟上三字爲解東霤失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注〕造猶內也

循按造與聚通謂聚冰於盤中也內卽納字造無納義故云猶內譬況之也正義謂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鑿矣

御者羞沐于堂上〔注〕羞漸也漸飯米取其瀋以爲沐因爲沐所用故卽名之

循按沐卽瀋也故云取其瀋以爲沐也下云君沐粱大夫沐稷謂君爲沐羞沐者羞摩之以爲沐也下云君沐粱大夫沐稷謂君之沐用粱羞之大夫之沐用稷羞之管人受沐卽受此沐也

管人授御者沐亦卽授此沐也下云乃沐沐用瓦盤始作沐浴解儀禮士喪禮云外御受沐入注云沐管人所煮瀋也史記外戚傳竇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云沐米瀋也謂乞瀋爲弟沐也此兩沐字上沐字正御者羞沐之沐下沐字爲沐用瓦盤之沐正義未詳析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循授正義云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六十銖惟有十九銖二參在

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
黍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
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石
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百二
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斤爲一十九兩二錢右以二
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故云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以
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正義云
八絫乃卽八絫也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絫
餘一十九銖零二絫正義云以成四百八十銖成字乃減字
之譌也又云惟有十九銖二絫在二絫卽二絫也當一升四
百六十銖零八絫以二十四除之確得十九銖零二絫是二

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卽是二十兩也此疏作
絫儀禮既夕疏作絫夢溪筆談辨證篇云唐書開元錢重二
銖四絫今蜀郡亦以十絫爲一銖絫乃古之絫字恐相傳之
誤耳然則賈氏儀禮疏作絫爲正唐初已誤絫爲絫孔穎達
不知改正直以市俗絫字入於經疏而不知謬愼矣至滅字
譌成自衞湜集說已然歷來校者未有以正之特爲詳焉甄
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
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
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
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稱法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有
一百二十斤也所以名斛爲石者以其一斛米重一百二十

斤故也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尙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半其九十六爲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卽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劉徽九章算術約分列方田鄭以爲粟米者本溢法石法言之也算法宜依甄鸞其數以正義參之可明耳

結紾不紐

循按紐今俗所謂活結結不紐今俗所謂死結瘞埋於泰折〔注〕折焰晢也

循按易大有傳明辨晢也虞翻作折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注〕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

循按抱朴子對俗篇引玉鈐經中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太平御覽引萬畢術云竈神晦日上天白人罪潛夫論忠貴篇云文昌奠功司命舉過

君蒿悽愴〔注〕君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

循按君通葷亦通薰薰爲香氣故云謂香臭猶云其臭香也正義以君蒿悽愴專屬百物以爲或香或臭非注義也君蒿與悽愴皆雙聲字君蒿益謂其氣之溫和悽愴謂其氣之肅穆薰熏同字薰爲香氣烝出注互見之耳

見以蕭光　見間以侠無〔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

循按釋文見間依注合爲閒字音間廁之間雜記甕無肖衡
實見間釋文亦云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爲閒字雜記注
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彼處見間二字鄭未合作閒也
鄭以閒爲雜卽間雜閒亦通作間

風戾而食之〔注〕風戾之使露氣燥

循按釋文戾力計反燥也正義云戾乾也戾何以有乾燥之
義戾與暴義同說文暴晞也爾雅釋天云日出而風曰暴以
戾通之於暴則暴有虐義以暴通之於戾則戾有晞義

易之失賊〔注〕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

循按鄭氏以爻辰說易未知易教所在論語云好信不好學
其蔽也賊正可與此經相證易重有孚孚者信也故以中心
誠實爲主然必以變通爲利徒知誠信不知變通卽與好信
不好學者等故賊賊者害也害則不利故信必近於義義則
絜靜精微而不失之賊矣

故衡誠縣〔注〕誠猶審也或作成

循按誠無審義以下君子審禮則誠縣誠陳誠設既與審禮
爲比例故謂此言誠猶彼言審也誠實也卽審其實與不實
故不可欺不可誣誠審亦互辭矣又云或作成成平也平與
辨通成縣爲平縣卽是辨其縣亦卽是審其縣故以或作成
明其與審義同也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

循按正義引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字皆爲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字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此得之乃正義不用別爲說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蓋以注中故字爲解不固固字然若是於不字何以達注中故字乃會不字焉得字而明之經文反言注正言宜依皇氏陸佃云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若不固安得聞此言也

寡人憃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循按寡人憃愚冥煩爲句注以憃愚易解故但解冥煩冥猶迷也理者條理孔子之言條理詳備哀公不能明了故云冥煩謂迷惑於條理而心爲之煩亂也惟憃愚所以冥煩冥煩者我不明也子識之心者子自明也我不能明此條理而至於煩故欲夫子要言使易行要言二字從煩字生出非從志字生出近人每云頭緒大多我不明白此冥煩不能明理之謂也

頒惡而全好者與〔注〕頒猶治也

循按樂記頒爻子君臣之節注云頒猶理治也頒理一聲之轉釋名云令頒也理頒之使不得相犯也廣雅云令禁也橫從其欲〔注〕橫從橫行治其田也

循按毛詩傳云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從作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注以從爲行與毛韓異廣雅云從行也

費而隱注費猶侻也道不費則仕

循按釋文費本又作拂詩皇矣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侻也言無復侻戾文王者侻通詭訓戾亦訓譎上文素隱行怪注云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侻譎侻異也既以侻明怪又以譎明侻既以侻譎明行怪又以侻明費蓋謂隱不可侻仕亦不可侻也心鄉於隱則無論可隱不可隱而一以隱爲鄉則其隱爲侻此不可一於隱者也若可隱而一以不隱爲事則必侻道侻而仕所謂侻遇也君子之道若必侻而乃得仕則君子不仕矣故云費而隱此不可一於仕者也道不費則仕言不侻遇則仕不論世之治否孔孟固栖栖於春秋戰國矣不肯侻遇故不仕也正義云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

隱而不仕以費指世非注義素隱至費而隱當爲一章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爲茲

循按詩大明文王初載毛傳云載識毛讀載爲識此注讀栽爲載即讀栽爲識識與殖音通可訓爲殖也識之爲殖猶檕之爲埴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注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

循按易繫辭傳曲成萬物而不遺荀爽曰云曲成萬物不遺細微也細微是小之又小也曲成則由至大以及至小而不遺致曲則由至小以及至大而能化表記道有至義有考至

道以王義道以霸注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此注所云於有義焉而已即表記有義有義無仁故爲曲非性即不能盡性

曰費而煩〔注〕費猶惠也言曰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爲哻或爲悖

循按孟子言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費散財用也分人以財則必散財用故費惠義近論語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爲惠而不費此惠而不必分人以財孟子以可以與可以無與與爲傷惠惠而傷惠即費矣此注訓費爲惠申之以曰多空言則徒有惠愛之言而終無分與之實其取怨咎深矣費之爲悖猶茀之爲孛紼之爲悖悖爲誖之重文哻葢即誖字言悖而出不俟煩數而已得咎此承君子溺於口故不用悖義而以爲猶惠也

〔續〕衽鈎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鈎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循按裳前後皆正幅其旁用斜幅分於左右使前後相屬是爲續衽注文甚明惟鉤邊注以曲裾明之漢書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穀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此言曲裾之制甚詳葢衽屬於前後正幅曲裾又屬於前衽而交於後衽前衽與後

衽相屬其一旁衽與衽相連其一旁衽不能與衽相連故別用一幅屬於前衽而掩於後衽衽與曲裾皆邪裁衽上狹下寬曲裾上寬下狹不可使一旁有一旁無於其一旁衽雖與衽相連而前衽亦用曲裾掩於後衽兩邊俱有曲裾掩於後之左右皆上寬下狹合之故似燕尾就兩邊而合觀之似燕尾就一邊而分觀之則似鳥喙故讀鳥喙必鉤之鉤鉤卽句謂銳角似鳥喙則銳之至者也一正幅邪解之使寬頭向上狹頭向下其銳形誠如鳥喙之鉤矣衽爲前後正幅之邊此左右兩曲裾又爲前兩衽之邊邊以盡處言之兩曲裾掩於後不更有續之者故名爲邊邊卽曲裾之名在漢時謂之曲裾在古直謂之邊耳所以屬此衽者在此鉤邊正義謂一旁

連之相著一旁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然則何以有燕尾形宜以如淳之說申鄭注也

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

循按劉徽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圓囷高一丈三尺三寸少半寸容米二千斛問周幾何術曰置米積尺以十二乘之令高而一所得開方除之卽此圓囷求周術也故甄鸞五經算術云斛法一尺六寸二分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爲一斛積寸下退一等得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倍之得

三百二十四寸爲二斗積寸以腹修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
八分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七寸六分又以開方除
之得圓周二十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七徑方法得五
十四下法一亦從方法得五十五以三除二十七得九寸又
以三除不盡四十八寸六分得一十六寸二分與法俱上十
之是壺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母與子亦
可俱半之爲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蓋方田之術周自
乘十二而一得積此平圓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周故十二乘
之也圓堛壝周求積周自乘以高乘之十二而一此圓困周
求積也今積求圓困周故以脩五寸約之也以五寸約之則
圓因變爲平圓十二乘之仍卽圓周自乘之數也得數開方

之是由圓周自乘之數求得圓周也立圓居圓困四分之三
鄭以容斗五升之腹爲圓九形故三分益一得圓困之象五
曹算經倉曹以一尺六寸二分爲斛法蓋平方一尺高一尺
六寸二分立方一尺得積一千寸平方一尺高六寸得積六
百寸平方一尺高二分得積二十寸故上十之得一千六百
二十寸一斛十斗今二斗故得積三百二十四寸古率徑一
周三鄭氏用之也鄭用開方求得二十七寸不盡故云二尺
七寸有奇甄鸞以餘積命分故爲壺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
寸之一百六十二正義不採甄鸞之數又不詳圓積求周之
法文多煩費莫識其要至以壺腹三分益一成圓困必爲圓
困乃可以修五寸約之得平圓得平圓乃可求周鄭氏通九

章其注未有失誤李淳風與孔穎達同時其校劉徽甄鸞等書極詳明當時曷不訪問之刺刻於圓求方方求圓何哉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

循按淮南子說山云百人抗浮高誘注云浮瓠也毛詩傳云匏謂之瓠春秋盟于浮來穀梁作包來易以杞包瓜王弼讀作匏瓜

毀方而瓦合注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

循按漢書陳湯傳云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瓦本有圭角不可合毀去圭角而瓦乃可合方即瓦之方瓦有圭角則大毀去圭角則小故云小合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　此之謂絜矩之道注挈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

循按周禮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說文挈縣持也釋名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挈絜結三字通挈有持執之義故鄭以執持申言之結之義爲約故挈亦訓約以法約之所以爲恕使上下前後左右合而爲一如契之相約也算術以如法而一爲約數之不齊者約之則齊挈法猶之云約法耳

與爲人後者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循按士昏禮記云子有吉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古文與爲

豫此釋文與音預蓋已有爲後之人而此又兼之注以爲猶奇者兼則疑於宜之奇爲卦扐之餘則不當與於正揲之數矣與不訓奇故云猶奇兩人相兼爲偶此兼之轉爲奇如指有六不爲偶而轉爲枝矣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兼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八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桂文炤桂文燦新校

春秋左傳補疏序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舊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郤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益熱中久矣昭有篡弒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

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
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
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淩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
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
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
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
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
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
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縶之爲志在苟免
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亂縶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
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君

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覇先若歡洋若泰若
堅廣他如石虎冉閔符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
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
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
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
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
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
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注之
誤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
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
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

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蠹賊也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錄於半九書塾之蜜梅花館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九　學海堂

江都焦孝廉循著

春秋左傳補疏

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郠注郠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郠郠亭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豫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郠杜預曰縣東南有郠郠亭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平侯國此高平侯國即郡國志之高平侯國章帝更橐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領之方與

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平侯國之
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在晉屬高與東平侯國改自
棗縣者自異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與有
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傳有蜚不爲災注蜚負蠜也
循按負蠜之名說文有二虫部云蠜昌蠜也此爾雅之蕈冬蟲
負蠜也蟲部云蠹臭蟲盤與蠜音同可通用此注作蠜正與
璞注盧蜚作負盤臭蟲說文同非誤
二年經公會戎于潛注潛魯地
循按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

主反其侵地當潛當潛二地名常爲詩居常與許之常潛即
此潛也
四年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循按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
濮陳地杜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
鉅野鉅野爲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
陰句縣爲新溝又東北過廩邱縣爲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
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
陳地釋例土地名闕疑爲是
六年傳猶懼不蔑注蔑至也
循按莊公九年盟于蔑公羊穀梁作暨韋昭國語注暨至也

杜以薁通暨故訓至爾雅逮及暨與也暨訓至不若訓及善鄭以勸來者猶恐不及於義爲達訓至於上下兩來字且複矣

九斗傳乃可以逞注逞解也

循按逞訓解本方言也杜於他處逞字皆訓快此訓解者成二年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但能備難無所爲快故亦以解訓之以爲可以解免齊楚之同我也此北戎侵鄭鄭伯患之則公子突以爲可逞亦以爲可以解免北戎之患也乃僖二十三年傳已則不明而殺人以呈釋文呈本亦作逞廣雅呈解也杜以殺人不宜訓解故訓快成二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注云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此兩逞字當以上逞字訓快下逞字訓解晉可以逞謂可以解憂下文云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憂可立俟則不可解矣快喜也解說也其義亦相通有所鬱而紓之謂之快樂可也謂之解緩亦可也

十一年傳而禱於其主鍾巫注主尹氏所主祭

循按史記集解引賈逵曰鍾巫祭名也下文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然則鍾巫在鄭爲尹氏所主祭公立於魯則公以之爲祭主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憑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

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物憑之卽巫以爲神故卽名其神鍾巫尹氏主之者所謂家爲巫史也隱公禱而得歸遂亦信而立爲祭主薛氏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祓除用女巫招魂用男巫鄭人家主巫祭固風俗使然男巫女巫皆無數鄭氏云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鍾巫爲尹氏之祭主此之謂矣

桓公二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邱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三直是弒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

循按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

云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禆
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華父督見孔父
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咏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
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
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耳因而攻孔氏殺孔父而
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又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
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
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也乃司馬則然
左氏明揩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三國魏志
齊王芳紀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
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義武衞將軍訓散騎常
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

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荆州
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丁未以太傅
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三年四月丙午聞太尉王凌謀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
年春二月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
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元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
誅三月廢皇后張氏秋九月大將軍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甲戌大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湎
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
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
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

以避皇位夫司馬懿司馬師華督宋萬也曹爽何晏王凌李豐張緝等孔父仇牧也稱之爲謀不軌謀廢易太臣假太后令稱齊王芳昧內寵云云卽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云民不堪命也潛研堂文集何晏論云史載平叔爲尚書奏言云云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若勸曹爽細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十七史商榷云魏氏之亡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高貴鄉公之弒爽之驕溢其敗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篡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諸公身沈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許允王經終之以見其皆亡身殉國者魏末傳至稱何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裴松之顯辨其非以爲底下之書則孔父不能正其閫門非是之類乎曹爽傳張當陳爽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又云宣王密爲之備則所云謀反者蓋將謀誅懿故懿知之而稱疾篤示李勝以贏也觀懿稱疾避

爽松之注稱丁謐畢軌言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則爽晏等一日不除司馬氏一日不能得志所謂閒也王凌傳稱凌自知勢窮面縛水次魏略載凌與太傅書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幾於搖尾乞憐而干寶晉紀則云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死何其聲情激烈生死不渝則志略之言卽左氏之言也晉紀之言則公羊穀梁之言也預於孔父屏公穀而取左則猶魏志魏略之志也至李豐等之事詳於夏侯元傳言元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

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元輔政陰令弟冀求
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冀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
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元代之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事下有司
收元緝等送廷尉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遂正色曰卿
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
勇士以刀環築要殺之觀豐此言生氣勃勃可云不畏彊禦
矣而鍾毓奏其迫脅至尊大逆無道豈可信乎彼杜預者貶
孔父也即所以貶王淩也貶仇牧也即所以貶李豐也則仍
鍾毓之志也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
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閏月己
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送
首京都甘露二年五月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
刺史樂綝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云云已卯詔曰諸葛
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云云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
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五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
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
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
情性暴戾日月茲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
言以誣誘吾云云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此兒具聞自知
罪重便圖爲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吝行酖毒事
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

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出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云云夫司馬昭華督宋萬也毋邱儉諸葛誕王經孔爻仇牧也稱誕造搆逆亂假太后詔稱髦悖逆不道云云卽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謂民不堪命也毋邱儉傳云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儉以計厚待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顧罪狀司馬師而稱之爲反已言不順松之補注詳載其討師表文列師十一罪如云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王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云云辭嚴義正豐緝之忠於此明而儉之忠亦於此著松之引習鑿齒曰毋邱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毋邱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不不愧若毋邱儉可謂能不愧也而志乃以反書之以謬贊之

吾於孔父取公羊穀梁而不取左氏吾於毋邱儉取習鑿齒而不取陳壽預之不善孔父猶壽之謬毋邱儉之志也而預尤狡矣魏末傳云賈充與誕相見譚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觀此斥充之言可謂忠矣及其敗也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非其忠義之氣足以感人何以如此而傅子譏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是何異左氏之譏孔父而瑣及閽門乎傳元者佐晉武禪代之臣也其譏諸葛誕以掩其忠猶杜預譏孔父嘉以掩其忠也傅

譏當代之臣以掩其忠預且譏前古之臣以掩其忠而預狡矣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伾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伾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

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刀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晉諸公贊云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而世語謂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王業不申經意竟以及難因沈業申意者以經雖不出而托王沈王業申意於司馬昭也經之事附見夏侯元傳云清河王經與許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依世語則羣經亦貳於司馬氏依魏志則譏經不知止足違母訓乃松之引漢晉春秋云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若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則其能遵母教忠孝兩全於是可知矣晉武帝太始元帝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湮沒意常愍之經之守志晉武且嘉之愍之與晉諸公贊及漢晉春秋合世語之說不足信也杜預之以孔父爲不善所以掩王凌何晏李豐張緝毋邱儉諸葛誕王經之忠也諸君之忠掩則預之不孝不忠不著余故詳述王凌何晏李豐張緝毋邱儉諸葛誕之忠以明孔父之忠不致令預得假左氏之詖辭以亂我聖經也

傳大路越席注越席結草

循按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禮運與其越席注云越席翦蒲也釋文越音活字書作趯趯蓋卽適適通於括括結也

五年〔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注〕祭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奸也而枉禎以爲循按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奸也而枉禎以爲王討之非明爲高貴討司馬昭而發幸祝明射僅中肩尙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氏以鄭志在苟免也禎援寤生答胙之言爲司馬昭作解已非而乃直斥王討爲非何謬戾至此

七年〔經〕穀伯綏來朝〔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循按漢書地理志南陽筑陽故穀伯國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昭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晉書地理志筑陽屬順陽郡史記索隱蕭相國世家引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晉武帝又曰順陽郡宋書州郡志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晉武帝更名晉地理志云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荆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武帝平吳改南鄉爲順陽郡此注云南鄉筑陽依平吳以前未改名也

十五年〔經〕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注〕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釋例諸侯奔亡皆迫逐其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衞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没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衍而發於燕欵者昭三年欵罪輕於衛衍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朱雖無罪據其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弗去何爲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必不然矣晉悼感衛衍而發問師曠侍其目盲因問答以極言且言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

循按齊王芳本明帝之養子則其不當立固同於突而司馬懿則祭仲之比也芳不能倚司馬氏而與李豐張緝謀廢師則亦突使雍糾謀仲之比也君若權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預以爲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罪突即所以罪芳也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爲君也其冬入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爲君也惠半農春秋說云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名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

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循按戮辱也雍糾爲祭仲壻猶杜預爲司馬懿壻糾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

十六年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注惠公也朔譎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循按左氏稱衛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取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構急子壽急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爲說也攷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

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弒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其爲君而書齊人弒其君商人衛寧喜弒其君剽蒯聵君雖由篡弒而得身卽事之則因而逐之弒之卽是弒其君卽是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曹氏固篡漢而爲漢賊者也乃司馬氏既爲之臣世受其爵祿卽不得藉口而不以爲君而爲司馬氏者固曰此曹魏者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殺漢之賊而已矣明人蔣氏之翹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漢滅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遂自進爵爲王二年興衛服飾皆如帝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則賊亦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欲居篡魏之名矣此言是也晉書習鑿齒傳云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

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卽司馬昭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此正師昭之志也惟魏爲漢賊而晉自承蜀漢以有天下則逐芳殺髦殲爽滅儉自可無所顧忌向使昭在必以此義曉於天下晉武憒憒仍以魏爲恪而昭之志實大暢於彥威而杜預於春秋此注一見其微意焉

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循按宣公此事洪邁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夷姜而生伋又納伋妻而生壽朔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言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大可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一嫂具在可容一嫂毒而不知覺者況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碏亦孰肯就那迎之乎乃以夷姜爲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見詩正義杜依之耳烝廣雅訓爲淫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劉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爲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卽左傳所云烝於夷姜謂寵溺之也

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爲謬失之矣

皇清經解一千一百五十九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桂文炤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六十

學海堂

春秋左傳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莊公四年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循按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注云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杜依傳文用違賈說固賈氏所不及也

六年傳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注衷節適也

循按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何謂適哀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

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考工記弓人是故厚其液而節其筋注云節猶適也淮南子精神訓適情辭餘以已爲度高誘注云適猶節節也

十二年經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循按公羊傳云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矣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搤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閾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左氏言宋督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固於預之說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即李豐恨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撥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二十二年傳翹翹車乘〔注〕翹翹遠貌

循按翹翹見於毛詩者國風爲危也周南爲薪貌正義以爲高廣雅以爲衆此注本服虔以爲遠貌者爾雅釋草連異翹

注一名連茗張仲景傷寒論作連鞠釋名鞠遙也遙遠也陸璣毛詩疏云茗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本草拾遺謂之翹搖搖通遙鞠通迢杜蓋讀翹翹爲迢迢遙遙也

二十七年傳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注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強

循按讓事樂和申言禮樂愛親哀喪申言慈愛注於讓上增義字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天子之義篇云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三十二年傳能投蓋於穆門注蓋覆也穆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犒反覆門上

循按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穆門昔圉之犖有力能投蓋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犒反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犒字爲犒推杜云走而自投接屋之犒是以手接攀屋上之犒因而身覆於上蓋屋爲門上之屋反覆門上解蓋於穆門是不以蓋爲物也孔氏六帖游俠篇云韓晉公在浙西時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猿掛烏跋捷若鬼神此投蓋正用杜氏義猿掛烏跋所謂反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蓋於穆門

於辭不明且自投接楯可爲捷不可爲力服氏以葢爲干鈞之重必非指車葢過門之上亦非情理所有竊謂投加搏人以投之投葢卽闔謂門扇也城門之闔非一人所能擧能持而投之所以多力闔卽穆門之闔故曰投葢於穆門非投於門上也說文葢苫也周禮囿師茨牆則翦闔注云闔苫也闔本門扇之名而可借爲葢苫之葢則葢苫之葢亦可借爲門扇之闔荀子宥坐篇復瞻彼丸葢皆繼注云葢戶扇也此門扇之闔正作葢

閔公元年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注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

循按此倒裝文法與其及也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猶有令名倒裝使肖口吻左氏屬文之法也史記晉世家芟去下四字集解引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加何字未達

二年傳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循按廣雅猜阻疑也張揖生杜前此訓不始杜矣服虔訓阻爲止阻之於疑猶止之於礙說文礙止也从疑聲

傳雖知其寒注寒薄也

循按白虎通云涼寒也說文涼薄也

僖公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葢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循按費誓馬牛其風鄭注訓風爲走逸釋名風放也氣放散

也詩北山出入風議篋亦云風猶放也是風爲放逸之名馬牛各有羈絷不越疆界惟放縱走逸則可越界而行上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並不連疆接境雖放馬牛使之走逸斷不相及言楚之馬牛雖逸不能入齊地齊之馬牛雖逸不能入楚地言其遠也故下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至因牝牡相誘而逸此風之由耳呂氏春秋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高誘注云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風合當亦謂放之使合杜以馬牛風逸爲末界微事未得傳意二十八年中軍風於澤亦是馬走逸於澤杜言因風而走亦未是

傳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時漢非楚竟

循按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所封然則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國居丹陽郡之丹陽縣此正義引宋仲子以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班氏異杜佑通典又謂在巴東郡秭歸皆非也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於丹陽縣注熊繹所封又叙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荆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考羅國在桓十三年尚能譖楚師而敗若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地没於羅歸即夔僖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史記集

解引服虔云夔楚能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摯竄于夔則夔必遠於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秭歸卽是楚都摯何竄於此且國於此邪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所邑之吳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荆蠻則楚之初封正不遠此其時荆蠻之地多荒僻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於鄧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長岸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駕鸆庸浦在今無爲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以達於江北和滁之間均爲楚屬丹陽今寧國也由丹陽而

柘之誠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於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鬬緡尹之莊十八年已有遷鄖之志然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鄖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未敢卽還耳桓六年侵隨軍於瑕以待之瑕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郾城縣南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卽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於此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者昭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遂滅之者也賴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在其西羅又在賴西故使賴人追之爲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在羅西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武王既克州蓼而

服隨唐見哀公十七年藩籬益固文王熊貲元年遂遷於鄀鄀既遷而丹陽轉爲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都記云秭歸蓋楚熊繹之始國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繼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通典以丹陽爲秭歸本此而又謂自秭歸遷於枝江則合宋仲子酈道元之說而一之而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荆山何以言荆山也試爲思之固亦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荆蠻對君之體不可謂國爲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前未有以丹陽在南郡者執於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者執薄昭之言謂小白爲子糾之兄與此何異邪

傳攘公之羭注羭美也

循按史記淮陰侯列傳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云褕鄒氏音踰美也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揜瑕注云瑜其中央美者說文瑜美玉也然則從俞之字自有美義不必因羊也

五年傳天策焞焞注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

循按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於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焞明也九歌東君篇曒將出兮東方其容曒曒而盛也焞焞即曒曒謂日光出於天策星之間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焞焞

殺里克猶毋邱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兩語以美毋邱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荀息以例儉可知

十五年 傳韓泰伯〔注〕韓迎也

循按釋文韓五嫁反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曰韓迎也晉語梁由靡韓簡韓泰公韋昭注云韓迎也舊音云韓音迂

二十二年 傳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注〕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循按爾雅赦舍也推注弗可句赦也句勿與戰三字解已字

二十五年 傳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注〕徑猶行也

循按淮南本經訓云接徑歷遠高誘注云徑行也杜本此徑

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煒煒天策煒煒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煒煒也

十年 經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注〕獻公既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氏稱循按晉假述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公命息傅奚齊息言跪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雖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辭也杜以爲從君於昏令千古忠臣義士扼腕不申矣正義云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弒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

與經古字通廣雅經徑也孟子經德不回趙岐注云經行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云直行曰經是經亦訓行劉炫改徑爲經義得通也竊謂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哀本以壺飡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哀由小道亦餕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絶句徑一字句餕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經餕皆不辭

二十六年〔經〕公追齊師至鄾〔注〕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鄾下

循按莊三年紀季以鄾入于齊注云鄾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鄾爲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鄾則鄾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春秋大事表於此鄾引趙氏云鄾齊之附庸紀季之邑非是二十八年楚師背鄾而舍又一地

二十七年〔傳〕貫三人耳

循按程大昌演繁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聝聝之音耻列徒安二翻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聝中罪刖大罪剄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懲恐畏非以意爲之耳正義以耳爲助句失之

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注〕盬啜也

循按杜蓋讀盬爲蠱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爲蠱注云器受蟲害者爲蠱嗑卽咳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咳謂楚子咳已之腦如蟲嚙然盬蠱可通用詳見孔穎達毛詩鴇羽正義

傳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循按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來盬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三十二年傳文王之所以辟風雨也注兩山相嶔

循按文選上林賦嶔巖倚傾郭璞注嶔巖欹貌也後漢書周燮傳注云欽頤曲頷也欽嶔古通相嶔謂兩山顛欹曲相倚上合下空故可辟風雨

文公二年傳子雖齊聖注齊肅也

循按詩小宛人之齊聖與此齊聖同毛傳云齊正箋云中正遹知之人詩黍苗箋肅肅嚴正之貌文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注云齊中也與此注互明

六年傳難必打矣注打除也

循按楚辭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渫也易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義意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渫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鬬穀於

蒐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緩也紓抒古通借耳抒之爲除亦猶舒之爲徐

七年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注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庶之多

循按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條垂藟蔓廣雅藟藤也杜藟蔓二字本此詩檻木葛藟蘦尒云一名巨苽似燕薁文藟本亦作虆九軌反似葛類草木疏云一名巨苽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虆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藟王風緜緜葛藟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小雅南有樛木甘瓠虆之傳云虆蔓也然則葛與藟異物而虆訓蔓此以葛藟爲葛蔓則葛藟兩字通賦攬葛藟而授余兮曹大家注云見神持葛來授我也以葛一字解葛藟則屬藟於葛不以爲異物矣顏師古漢書注此賦云葛藟葛蔓也一說藟葛屬葛之與藟皆有蔓高兼存二說葢詩既言藟又言虆故分別上藟字爲葛類下虆字爲蔓傳言葛藟庇本根則藟可爲葛之蔓耳劉向九歎憂苦云葛藟蘦于桂樹兮王逸章句云藟葛荒也蘦緣也詩曰葛藟蘦之此言藟又言蘦藟不得爲虆故以爲葛荒葛荒卽巨苽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作巨荒說文藟草也一曰秬鬯也亦卽巨荒巨苽葛荒秬鬯一也此釋文葛藟本或作虆力軌反能虆類虆反分別注之藟與傳文之藟爲兩音陸出能虆則陸所見本作葛之

能藟葛矣然注僅言葛之能藟蔓不兼言葛藟之能藟蔓則注之藟蔓正解傳文葛藟之藟陸作兩音恐未然也

十年傳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注盂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循按宋書禮志云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又陶侃傳帝使侃擊杜弢令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又朱伺傳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兩甄乃晉軍中之稱杜氏舉當時事以證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十二年傳不在軍事注又未嘗涉知軍事

循按在寮也故云涉知

十四年傳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猶言某甲

循按漢書石奮傳云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三國志注引魏畧許攸與太祖戲至呼小字曰某甲是則作史者諱言不便述攸所呼而諱言爲某甲商人既立公子元不能直斥其名又不肯稱之爲公故以夫已氏稱之耳齊桓之子六人並見僖七年爲武孟卽公子無虧爲公子元卽惠公爲公子昭卽孝公爲公子潘卽

昭公爲商人卽懿公爲公子雍以元稱商人爲夫已氏已於甲乙之次爲第六葢商人行六故以已稱之商人弒舍以元爲兄而讓之葢是時諸兄惟元在然則傳敘公子雍於商人後何也傳之序不必以長幼先武孟以其先立也次惠公以長衞姬少衞姬連類而及也次孝公昭公懿公則以立之先後爲次也雍不立故後於五人雍別無所見當是已殁立孝公時方畏四公子之徒四公子潘商人元及雍也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卽立昭公度必孝無子而昭之年次之也昭卒而昭之子舍立商人殺舍而讓元知元之年次於昭而長於商人而昭公之長於元亦可見雍不爭可知是時無雍矣商人幼於雍而居六卽以稱夫已氏知之余始爲此說自疑私臆及閱曲阜孔㠯軒太史經學卮言說夫已氏與余同錄於左以證余說卮言云葢桓之六子商人第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已僖十七年傳敘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毋皆諸侯公子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敘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十五年傳魯人以爲敏注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循按檀弓云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容居爲徐國大夫而自稱魯人故注云魯魯鈍也又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注亦云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此正義以魯人爲魯鈍之人本檀

弓注也乃檀弓言魯人不止此如云魯人欲勿殤童汪錡魯人曰其禮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皆指魯國之人此傳在魯言魯故曰魯國之人以爲敏華耦之來魯人固以其爲敏華耦之來魯人子孫若自修大將有以譏之耦先自言華督得罪於殤公請承命於亞旅此口給故魯國之人以爲敏也服虔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

十六年傳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注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循按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直云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襄夫人王姬使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考昭公初立以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八年楚將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盂諸使帥甸攻而殺之鳳駕載燧宋公違命文之無畏扶其僕以徇九年十四年會晉趙盾等於新城舍楚以從晉矣其冬蕭封人高哀來奔左氏以爲不義宋公不詳所以不義何在也春秋說謂此宋公指鮑觀宋昭違楚載燧之令轉而從晉則其人固負氣不能柔屈者耳襄夫人以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則夫人平日不安其室可知此公所以不禮也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禮於國人饑竭粟老饋詒數於六卿之門收羅國之材人其不臣之心舊矣

是時昭之黨已盡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弒而盡以室行其不適諸侯明日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性之不屈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弒之若曰以君祖母殺之已可以脫惡名此司馬師逐齊王芳司馬昭弒高貴鄉公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公之無道當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令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弒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弒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則其赴告也烏不云程滑弒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弒其君州蒲直欒書弒之而已據春秋之義以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弒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也凜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宋人轉歸其獄於君之無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托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載魏畧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襄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既殺諸葛誕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楊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

而敵懷其德此卽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奸雄必結恩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凌儉誕而取位於曹欒書所以勝三郤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弒舍亦必驟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杵臼已也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音所葅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循按說文陰闇也闇與暗通皆從音聲文選高唐賦隨波闇藹李善注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音之爲蔭猶闇之爲陰古人聲音假借魏晉間尚能知之故杜用以解傳是也隋唐以來此義漸泯劉光伯所以從服說以規杜正義依文演說亦未能詳其義也莊子人間世云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郭注云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此讀音如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六十終

南海桂文烜桂文燦新校
庚申補刊